

少女之春

牛 背 上 的 春 天

黑子五壽喜歡在坡裏玩，玩就是他的命。光玩，他的爹是不許的。玩以外是招呼放一匹水牯牛。

五壽會放牛，他能坐在牛背的一邊，他能頭朝牛尾躺在牛背上，又能站在牛背上，將兩臂向左右伸平做個大字，或是將竹鞭竿橫頂在頭上作個天

字，喊他的夥計們認，——不是認字，是看他顯本事。

他跟錢三聾子念過一年書，因為家裏沒有人放牛就下了學。他在坡裏動不動就用鞭竿地在上畫着字，考他的朋友們。他喊夥計們各人把牛繩子往牛角上一盤，大家來打翻叉，堆羅漢，下老虎棋，或是跑到坡下面柳樹溪裡洒水，戽水玩。牛都好好的喫草，有的躺在坡上回嚼，都守規矩。——因五壽爲他們用鞭子訓練過，不然，跑到田裏喫了人家的麥子黃豆，回頭曉得了是要挨罵的。

五壽喜歡在坡上玩，一定還有別的好處，不然，怎麼玩得連飯都懶於回去吃呢。

柳樹溪的水很清亮，照得見堤根邊的樹影子，照得見岸上走的人影子，以及橫掠過水面的鳥影子。

一天，暮春的一天，樹影裡面添了一個人影，溪水立即打起浪圈，槌衣棒捶得水四面直濺，落在

溪裏像下的雨點子。

平常，五壽的耳朵頂不管事。他的爹罵他的時候，他以爲是耳邊風，不照。他的媽有時把喉嚨喊破了喊他吃飯，他好半天才陰一聲陽一聲的答應一句，他的媽急的不耐煩了望着五壽罵一句：“是要弄一個媳婦管一管就好了的。”——說也奇怪，他一聽見槌衣服的棒頭聲音，他的耳朵比兔子的還要精明。

這時 五壽騎上了牛背。——五壽會騎牛，他有幾種騎法，他看不起街上的兒們的也是因爲這幾種狠處。比如別人要騎牛，一定要把牛趕到一邊高一邊低的偏坡上去，然後爬上牛背。他笑夥計們不中用。他只要站在牛前喂一聲，他的牛就把頭低下來，讓他踏在兩角中面的平頂上，再自然的將頭往上一抬五壽就從牛頭到了牛肩而傲然的坐上牛背了。有時他站在牛的前甲旁，用一支脚尖踏在牛的前甲上，筋拐角骨上，一躍也就騎上了。這時五

壽是用後一種法子騎上了牛背。這樣騎比較快一些。爲什麼五壽這時候要快，只有天曉得。

五壽的心渴，五壽牛口渴得更利害罷。五壽跨上了牛背，將繩子帶一帶，他的牛就朝坡下樹溪直走，走時還帶了一點跑的姿式。

“鬼，把畜牲趕到下邊去喝。弄髒了人家洗衣服的水。”

“巧雲姐，開口閉口就罵我鬼，明兒我真的變一個水鬼來拉你做伴。”

五壽只是嘴強，說了以後，又怕別人生氣，快快的想牽着牛往下流走。牛總是蠢的，又不曉得主人這時的心，硬起鼻子來不讓五壽拖。五壽望一望跪在墊了草的石礅上的洗衣服的人，沒有人，只有捲起袖管的一雙白臂膊在水面搖晃。望着膀臂更急了，他以爲今天牛是故意爲難，於是跑到牛後狠命的打了幾鞭子。

“五壽，不許，總是這樣狠生生的，牠曉得什

麼。”

“不許在上頭喝水，又不許打，這也不許，那也不許，有一天不許我活就稱了你的心。”

“真是，你今天怎樣這麼毛焦火辣。好，是我多嘴，以後不敢理黑子爺了。”嘴一歪，仍然洗衣服，望也不望五壽，用棒槌衣服，水點子四面直射。

五壽的心是棒，是石磴，是揉在石上的衣服，被人家任性的糟蹋。心血如潮樣的想向着外面衝，正如槌衣的水點子。水點射在水面上變一個泡，泡一破完事。五壽的血射不出，悶在心裡直炸。

他賭咒，做夢也不會想到曾經讓他撒過野的巧雲姐，會說出以後不理他的話。這簡直是黑了半邊天。是一塊大麻石，平壓上他的胸，逼得氣越喘不出越要喘。眼睛都生了花，看不見洗衣的人，看不見白臂膊，只看見一團火在那兒燒，連自己的臉都給烤紅了。

牛是將前腳站下水，盡願喝，

五壽心裏也切望有些冷水冰一冰才行。——其實他記得清楚，巧雲曾經交代過：“五壽，切記不要喝冷水啊，”現在，管它，一半澆涼內的熱，一半反抗反抗。五壽丟了牛繩，蹲在露出水面生了青苔的石頭上，捧起水來往口裏送。

在巧雲的心裏，先聽到山場裏面唱歌的聲音越響越近，就曉得是五壽來了；心裏早就發了鬆。——不但有人談談，還可以教他站在水裏擺衣服，堆在石上過腳蹠，幫着拗乾。她還隱隱地浮了一點願望，只要沒人來，不太撒野，橫豎，隨他怎麼，算是酬答他的幫忙。她沒想到這幾句話，就急倒了他，半天不作聲，跑去灌冷生水，這同她本來想要他來湊一湊趣，填滿上十天來的空虛的欲念相反了。

這時，一個慢吞吞的洗衣，一個慢吞吞的捧水，就這樣的都遲疑着，頓起。

其實，相差只是誰先開口。巧雲若先說：“好，

來幫我洗衣服罷。”那五壽就會拋了冷水有話說了。又之，五壽若先說：“巧雲姐，要不要我幫你踹？”巧雲也就可以從這句話上找出機會來，只一拍不就攏了。然而都不開口，兩人只隱約怨着對方。

再若是，在這時，有一個毅然決然的退下去。不管是五壽跨上牛背，趕到坡上找夥計們去也好，或是巧雲收拾衣服，提回去撩在竿子上去晒也好，只要有一個心放硬一點，這個啞場面也就閉幕了。然而又大家死挨着不動身，

不動身，一定還是想講話。水淋淋的衣服和蠢牛不會替人轉灣，天有眼睛，誰信？還不是自己來團圓了。

五壽的脾氣剛得很，倒了毛，很不容易低頭的，狠死。

巧雲呢？巧雲喜歡五壽，因為五壽喜歡她得很，她喜歡五壽黑得有精神，喜歡他不討厭。五壽

又不知道跟她幫過多少忙。——到山裏尋燒柴，溪裏洗衣服，下雨天他把巧雲爹的一匹耕旱田的黑牛帶在他的水牯的後面，趕到坡裏去放，回來拴好了，又上一捆草料。他連茶也不喝一杯就走了。

——他又知己，又規矩。所以巧雲的媽總是對着巧雲說：“哀，是你們都生在大戶人家，還不是把你們捧在手上，含在口裏，生怕傷風咳嗽的。”巧雲曉得大戶人家光出怪事，所以並不以她母親的話爲然，心裏受用的是她的媽連說你們‘二字，若有意若無意的將兩顆不知花花世界的心拼攏來，顯然沒有不可配敵，或是一頭輕一頭重的意思。

就是因爲不輕不重，才教巧雲時常暗地裏思量：睡時思量，坐時也思量，下雨天幫她的媽紡線做鞋底更是思量。凡她所思量的，不是建築在黑子五壽的好處上，就是集中在黑子五壽的黑得強健的身體上。

五壽念過增廣，曉得順口作些山歌教夥計們

唱。他時常騎在牛背上唱：“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外婆子來了四兩肉，小姨子來了殺肥鷄。”這幾句歌。他不會將馬字改作牛字，是他的學問還不夠，然而他是知道處世的法門了。所以他又知己又規矩，而心裏並不老實。這一層五壽的爹媽沒有看出，巧雲的爹媽更沒有看出，看出來的只有巧雲。

巧雲看出五壽的不老實，是在上十天前的一個晚上。那時他自己放縱自己，現出打牛的蠻力氣，五壽越撒野，她也就覺得暈眩而沉醉，總於大家鬧得不能開交，造出了頭次的偉大的冒險事業。

兩人沉醉而又醒來以後，世界完全改變了顏色，大家都切望對於這樣偉大的事業在便利的時候能繼續的建設為私願。但是很平的流水，有時還要打一個漩渦，站一下，何況人事呢。因為巧雲打了一下站，就又是上十天了。在上十天的煎熬抑壓的當中，他們，尤其是五壽對於菜飯都失了味，塞在口裏像土像泥漿。在坡上牛也很吃他的虧，夥計

們也不敢多於拖他的腿打起翻叉玩。

這一天，平靜了上十天的柳樹溪裏忽然又打起浪圈的這一天，石磴上又搖晃着白臂膊的這一天，槌衣聲驚醒了五壽，他陡然的添了精神，牛也湊趣的跑得快些。——然而，然而誰曉得大家太切望了，反到弄去岔子來呢！

說岔子，也不過是一點小小的賭氣，而相差又只是誰先開口。但是局面已經弄僵了，就是想到那個人先說話也不算丟臉，可是沒有由子，誰好意思呢？

總算菩薩睜了眼睛，這時教巧雲的手一滑，一方白毛巾溜下來，半沉半浮的順着水往下流。

“快點快點，不得了。”巧雲用棒頭撈，夠不着。

“沒有人理的人，管那個鼻子得了，不得了。”

五壽望着毛巾流近，且裝不動。

“誰同你說話，誰要你管，哎，你賭氣，倒說別人不理。”

“你這個喂娃娃魚的，倒會咬人。”五壽一邊用鞭竿從水裏挑起毛巾，一邊走近巧雲。

“我不會冤枉人，多謝你。”巧雲邊接毛巾邊說。

“不要那個多謝，只要人家把心放軟一點，我能跳下水，死給她看。”五壽的心熱切得利害，意思是說願意赴湯蹈火。

巧雲現出了白牙齒：“不懂別人的心，死也是白。我不要那個死，只要待我好。”

“唔，還不好，罵那個無良心。”

巧雲乖；還想逼他，等他賭咒，讓自己快活。

“五壽，你會變卦，我就曉得。”

“變卦，變卦的死在臘月三十吃不得豬頭肉”。

“我就不相信，沒有跟艾秀那個迷人精鬼混，十幾天來。”巧雲再緊一句。話緊，同時嘴一歪，五壽知道賭咒也無意識。反而裝出笑，跑去將牛拴在一顆柳樹下。

巧雲曉得，也相信五壽心裏只有她。並且艾秀跟她的媽到十里舖幫人家去了十幾天還沒有回來。她望着她挖苦也舍不得走的五壽，改了口氣說：“這牀被單一個人硬是均不乾……”

五壽他就把一雙腳站下水，捏緊被單的一頭。兩個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的慢慢扭，水點落在溪裏的成些泡沫，落在地上的，一濕一濕，打起一些小點的沙泥漿，飛去貼在巧雲的萬年紅的鞋幫子上。——這時五壽不望巧雲的臉，只對着捲起了袖管的白臂膊發瞪。

“拐東西，儘望人，還不夠？”

“巧雲姐，我恨不得咬一口。”五壽又不老實了。

“又來，怪疼的，上一次咬的還有一個大紫印，衣服擦重了就疼。”巧雲接過被單往筐裏放。

“哄我，給我看印子在那裏？”五壽不是想用眼看，是想用手。想用手，手已經在旅行了。

“調皮得要命。真是，跟那個學來的狗樣子。”

26

“唔，潮濕的手！”

“巧雲姐，……”放牛的五壽不知道什麼是吃人的禮教，然而他曉得怕羞，曉得怕太闖莽了站在面前的觀音菩薩，因此只喊了一聲名字又頓住了，偏着頭望一望正在樹上擦癢的水牯牛。——其實何嘗是看牛，他是無意的想瞧轉坡的灣角路口有沒有人影子出現。清清白白沒有人，五壽的心跳得平一些，口也訥訥的動起來：

“巧雲姐，我的爹出門去了，要明兒才回……
……”

“怎樣？”

“晚上我開偏屋的門來，沒人曉得。”

五壽的牛，站在樹下，張起一雙大耳，也聽不見牠的小主人最末後的說話。聽見的只有巧雲。因為話太輕俏，反到教巧雲的臉上鋪了彩霞，同時她

也非常自然的把頭一偏，眇一眇轉坡的灣角路口，以後，就給五壽散生命之糧：——

“五壽不要就回去。怕我的媽說我就清這半天衣裳。……橫豎天要黑的。”

五壽跨上了牛背，望着提竹筐的巧雲轉了灣，連影子也沒有了，才慢慢的趕着牛向家裏走。這時五壽只記得一件事，一件將要落在他的頭上的雖死也願意抓緊不放鬆的舒樂事，這時五壽忘了一切，忘了在坡上的伙計們，忘了他是騎在他的水牯牛的背上。

十九，十二，三，於復旦。

心 閃

雪倩：

我唐突的大胆的用這樣的稱呼寫這封信，實在是我的感情和理智戰爭了很久的結果。你願意看，是我預想所及的；你不願意看，用火化了，也是我預想所及的。雪倩！你能可憐我，讓我說一個寶貴的字麼？你能讓我將一個熱血淋淋的禮物獻在